

寶應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志

誌銘 表附

唐梁肅房正字墓誌銘

元徐柬故承務郎通州同知劉公墓表

明李東陽右通政仲惟馨墓誌銘

馬廷用故處士楚琦朱公夫婦墓誌

崔銑江陵縣知縣朱公訥墓誌銘

朱應登太學生鄭君墓誌銘

徐從易妻朱氏墓誌銘

寶應縣

卷二十九 目

藝文志

李夢陽雲南參政朱凌谿墓誌銘

文徵明淮海朱先生墓誌銘

羅洪先九江知府朱射陂墓誌銘

顧爾行明朱長公雪樓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高攀龍兵部職方司主事劉靜之墓誌銘

清李清河南道監察御史喬聖任墓誌銘

王巖劉汝純墓誌銘

汪琬敕封翰林候選儒學訓導劉石菴墓誌銘

喬母潘太宜人墓誌銘

潘耒翰林侍讀喬君墓誌銘

朱宗光臨榆令袁君墓誌銘

朱爲弼誥封光祿大夫國子監學錄郁甫朱公墓誌銘

劉台拱史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汪喜孫舅氏朱幼則先生墓誌銘

楊殿邦振威將軍福建提督軍門陳鹿岑墓誌銘

袁青綬恩貢生成誠全墓表

陳彝朱母田太夫人墓誌銘

潘祖蔭布政司理問劉公鹿泉墓誌

寶應縣志卷二十九

藝文志

誌銘表附

梁肅房正字墓誌銘

河南房君諱凜字敬叔者唐長安令思晦之孫殷城令齊金之子相國贈太尉清河公瑄之族子也興元元年十月終於鹽官縣之旅次旋窆於楚州寶應之某原孟子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楊雄亦稱李仲元不詘其志不累其身時無仲尼惡乎聞若敬叔以五常爲師六學爲友行年五十八而動不一合艱屯艱隤沒於道路噫

寶應縣志

卷二十九

誌銘

三

藝文志

孟軻楊雄其知言者歟始敬叔十歲好學十五能屬文二十餘值陸渾爲戎遯於東南劉僕射以賢良薦授祕書省正字常黃門崔中書繼持國柄方待以儒者之職屬二相薨免其他當路君又不能附離乃卷道退歸每言五經之旨其道大備而去聖寢遠義類繁滋博而寡要學者罕究乃撮其異同各以彙聚凡三百餘篇草藁未就遭疾而歿冉耕廢疾申公胥靡世道下衰仁人隨之然歟通人趙郡李遐叔常云我思古之人房行古之道房哉房哉哀哉哀哉嗣子某泣序遺烈請予爲誌文曰儒爲德本德實教源不有達學孰纂羣言恂恂房君

行直而溫一匡六藝獨立顯門宜登師席啟迪蒙昏今也則亡來者何云荆棘滋茂芝蘭燒焚命不可問吁嗟房君

徐東故承務郎通州同知劉公墓表

古之所謂浩然獨存者生有自來逝有所爲幽爲神明爲人不可誣也余曩讀寶應董愛梅感夢集紀羨塘公爲異事士大夫多詠歌歎美之疑未得卽其子孫而質焉泰定四年春余客京師公之孫煥忽踵門告曰大父之葬有年矣吾父嘗戒之曰吾游江南得斯文之友者徐先生而已非斯人無以表而祖之墓先生宦遊南北

遠莫之致小子識之他日冀一遇必以此請今煥以父命至京纔一日天誘其逢敢卽告所戒先生所賜之銘余矍然有感於中則不辭而銘公諱炎字漢卿姓劉氏世居寶應之羨塘爲邑望族曾大父諱楫大父諱昕父諱思謙宋嘉熙中佐淮東漕幕調餉有能名娶藏生一男士珍以儒名一女適進士房奎繼娶丁生二男淮與公也公生時父官京口蚤失怙恃多艱苦之餘困心衡慮刻礪獨立日綜家務夜燈吾伊忘寐貲旣裕而業益精咸淳末豫鄉薦未陞而內附時淮甸創殘經賦殆絕行省聞公材略以委吏辟公笑曰苟可以有爲者雖抱

關擊拆可也民不加徵而輸有餘官不加督而貢勿後以公功議遷不復肯仕躬耕教子周急恤孤耆年碩德者禮之如弗及趨末自棄者諄諄然誨之惟恐其不化所居廓有餘地戚黨或借而廬焉歲久不復疆遂予不問仁厚之至者也里之人薰而善良皆親之敬之號之曰此吾羨塘翁也歲晚構別業軒花庭竹悠然自娛扁室曰留吟與愛梅董公容齋俞公爲莫逆論文賦詩之外不以嬰懷且深於易明於進退存亡之道非衆人所能識也一旦以無疾而逝初公歿之二十日愛梅留泗上夜宿淮陰八里莊夢公擁衛甚盛持語良久曰吾今

爲泰山府君二月十三日已代王衷矣幸歸語吾子勿憂也董復問衷謂何公書衷云云且戒勿泄董驚寤翼日亟具祝望祠而醑既焚幣靈風焱舉振纓觸躬僂然如見儼然如生渙乎其不可留也過寶應以告其家家大慟奔走祀祠下自後有事卽禱禱卽響應亦如之異哉其信矣公生於嘉熙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歿於大德己

四日是年二月二十一日葬於蒲塘

先隴之北辰良向坤配秦郵盧氏子男四長蚤世次廷佐承務郎上高縣尉娶秦氏封恭人次廷俊娶柏氏次廷傑娶環氏繼娶趙氏女一適儒生馬公安馬早亡守

節以終孫男五煥娶王煜娶杜烟娶馬炳娶丁餘未名
曾孫男志行咸卓越恭人生於嘉熙庚子七月二十日
歿於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上高尉鄱陽攝縣事者五
年板輿迎侍慈訓嚴甚暮歸輒問晝所設施事去官之
日父老攀戀者數千人恭人歿於鄱上高徒跣二千里
護喪歸寶應耐於蒲塘之墓泰定甲子上高奉卹典追
封公承務郎揚州路同知通州事盧氏追封恭人豈非
羨塘公之德恭人之賢人倫之厚天道之報者哉余憶
往年上高尉住西省時蓋周旋其間者十餘年流風善
政有自來矣恨不及識羨塘公也晚得感夢集又邂逅

其孫於數千里默符上高之所願欲而不可必得之思
殆公之神靈有以感孝子順孫之心而相期不朽於無
所終窮也耶人徒以感夢事頗異殊不知生而至誠已
爲神矣其所以範圍萬化司陰陽生殺之柄幽而鬼神
明而禮樂出入宇宙不可測識初不外於一誠唯以誠
觀公則知公之爲神也審矣吁此上高之所以必余文
也夫其亦有所感也夫銘曰呂自嶽降往復之常公之
精誠貫乎神明隱顯宇宙機緘翁張傲然不死遺蛻蒲
塘展如之人千載耿光劍氣崢嶸奕葉其昌

李東陽右通政仲惟馨墓誌銘

銀臺仲公惟馨卒於家卒之明歲其子進士本以行狀來京師謂東陽曰先大人棄其遺孤奄忽就塚念生平通家交契無如公者倘肯不靳珠玉書其已事以光幽隧先大人且不朽矣東陽讀之悄然喟然汪然出涕曰嗟乎惟馨乃至於是其忍爲之銘哉又忍不爲之銘哉按公諱蘭字惟馨揚之寶應人也其先明齋公者仕元爲醫學教授明齋公生彥霖是爲公會大父彥霖生恭是爲公王父恭生旺旺生公後以公貴獲封官如公云公生而神敏英概絕倫幼孤依伯父院判公德明數歲能偶句應聲立就又數歲通五經善屬文命筆如飛可

日試十萬言又工鍾王書法伯父寶愛之其官于京師也挾以自隨憲廟時院判公入直侍上起居上從容問之曰卿諸子孰可用者朕將官之院判公對曰臣諸子皆駑下使繼醫業足矣臣弟之子蘭材器優異或可備驅使也上笑謂侍臣曰昔祁奚內舉則以其子今起舉其姪不亦賢乎大學士劉吉進曰謝安舉元呂蒙正舉夷簡才實可用非舍其子以明不私也上曰善院判公歸沐卽呼公語之故左右皆賀公但唯唯而已無喜容也退而謂人曰我卽不才猶堪博一第以見庸於世今迺以恩得官人其謂我何尋有中書之命不獲已始就

職公在紫薇署聞時政有闕遺者每上封事言之上輒
改容嘉納大被寵眷後以院判公卒改官入醫局陞院
使歲餘遷璽卿轉遷通政司右通政掌院事如故公雖
兼醫院而特留意于當世之務正色敢言多所獻替持
身峻整人不敢干以私一時臺省諸名臣多屈已下之
望高樞筦將有晉拜而公以菟裘老焉若究厥施卽謝
車騎呂平章之業豈遂少乎君子爲當時惜不爲公歎
也公動遵禮法爲縉紳所宗其所與游者極一代之選
事母孝遇昆弟友愛鄉之人有避杖而閱牆者聞公之
名卽縮舌愧汗不敢觀其面蓋孝悌之感如此公生於

卒於 享年 配楊氏封宜人子三長本進士陝西
按察司使次棐禮部祠祭司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次
相禮部儒士今歲十月葬公于縣北黃浦之原友人李
東陽誌其墓從而爲之銘曰淮之水湯湯者源堤之木
菁菁者根醫以壽國儒以興門淑哉銀臺繩繩子孫
馬廷用明故處士楚琦朱公夫婦墓誌銘

處士世爲寶應巨族姓朱諱瓊字楚琦號琴鶴道人以
成化丙戌正月十一日卒葬在縣北松林之東後三十
有八年是爲弘治甲子配張氏孺人以二月二十七日
卒蓋處士生於永樂戊戌五月十五日壽四十有九孺

人生於永樂辛丑九月十八日壽八十有四其嗣訥將以殘臘扶孺人柩啓處士之窆而合葬焉乃具徐給事蕃所書行狀請予一言掩諸墓訥領鄉薦屢宰大縣有聲而其子應登舉進士拜南京戶部主事皆予所知者其曷辭按狀處士天分英敏家藏書甚富凡六經諸史旁及稗官小說莫不會其要領少受業高侍御昭每以遠大期之稍長卽慨然不欲從仕教授生徒悠然自得弟子自遠而執經於門下者居多時以科第顯者可數也景泰天順間詔郡縣纂修實錄有司持幣走其廬強之處士至定凡例謹書法一時紀載筆削之嚴皆出其

手殆老師宿儒所不及者至於居家孝友待物和平其天性類如此常念其曾大父八三勝國時以財雄於鄉值亂避兵於湖之西村樹柵積穀與衆固守鄉人號曰朱翁村亂定大父彥明承其舊業宗支復振再傳而至處士之父宗泰讀書勵行爲鄉里所推重朱氏三世固未嘗求聞於世也先是王都憲巡撫淮揚有賢良之薦處士力辭不就暇則登山臨水一觴一詠若將終身焉者所居在南北要衝都官詞客過者必問處士安在處士亦未嘗以是驕人意泊如也配鄭郎中女先卒孺人張其繼娶者賦性柔靜及笄歸處士恆以不及事舅姑

爲恨言及流涕處士卒時遺孤訥誥皆未成立孺人孀居三十八年和輯內外慈而有禮嘗指其子訥而泣言曰未亡人所以忍死而待汝者正以汝朱氏父祖皆業儒不幸蚤世古者謂善人之報不于其躬于其後意者其在汝乎汝無墜先人之業吾閉目矣訥用是感激致有今日方其初授官於鄞孺人就養至暮輒叩訥所治官事訥歷歷爲道之孺人喜見於眉睫曰平易近民汝不聞此語邪訥用是警懇所以教訥者類如此應登舉進士有名孺人且喜且悲以爲趾美聯芳實自茲始此汝祖父志也而今惜乎不可見矣君子以孺人爲善教

子男二長卽訥娶范氏次誥娶冀氏唐氏孫男子應脩應賢應辰應儒應和應奎其一卽應登孫女四皆適良族曾孫男三尙幼烏乎易以家道肅本於父母之嚴詩以風化行本於夫婦之始况乎世業儒術卒成其家則處士孺人所以貽厥孫謀而昌大其後者明效大驗皆可書也銘曰世有潛德仰止高風履素賁趾以終厥躬飽飫六經鄉稱哲士推己及人得正而斃煢煢遺孤俾各成立以嗣以續孺人之力乃昌其族于前有光亦有孫曾蘭茁其芳古云積善必有餘慶我銘此辭用徵明

訓

崔銑明江陵縣知縣朱公訥墓誌銘

嘉靖甲申冬予罷南祭酒北歸過寶應訪予友參政朱君升之暨其弟文學拱之于湖濱二君衰絰出稽顙哭曰不肖喪父銑與相持哭明日二君造舟次出一編曰不肖孤應登應辰惟所不朽先君者先生是圖予還郡又四年乃次二君所敘述者系以銘朱公諱訥字存仁揚之寶應人高祖八三公勝國亂時以雄富居西村宗姻避難者咸附之曾大父彥明大父宗泰父瓊皆不仕然負行能公幼而喆靈十歲能詩在正統間民渾朴不好仕宦公年十三父令坐肆治賈一歲問市賈金品俱

不習父怒曰爾日何爲公曰第誦書爾父曰能日記千言乃許歷試之果然聽爲弟子員期年父歿公獨與母居成化丁酉舉鄉試六上春官不利乃就選得知鄆縣最縣一歲中一切供應費萬金郡太守姜昂自訂會籍削十費之七置郡庭公固請下籍于縣行之歲終會乃又省三之一姜子曰小官府怨不避難能也倭夷來朝實利與中國關市守臣怪倭久留鄆趨有司牽海舶行倭操短兵譟呼出殺牽夫數人死公馳騎入其曹語譯者以禍福約三日出關倭乃定增修錢湖七堰水不暴田歲則豐不負稅糧是時鄆貴人掌銓善作威僮奴百

人從恣刻害鄉里官多曲承公樽抑之竟被擠改調長陽長陽三里之邑公治民外彈琴賦詩怡然自得榮王就國用蜀舟萬艘有司亟掠舟得百艘止公問左右夜中何風曰來從東南公令馳赴巴陵索之三日報萬艘完又奉臺檄入施夷壘解其積年讐殺監司賞其才又得前治鄞狀交薦之改江陵江陵以丁夫車馬爲大費公詢知邑故用漢過更法便窮詰主者出匿錢萬緡并計若干錢當歲費若干仍寬其數計之果有羨者以母憂去既免喪遂不仕母嘗就養官所後願留寶應公每瞻望悲慕遇珍饌泣而不食寡姊貧亡歸育之終身公

生於正統己巳十一月七日卒於嘉靖甲申六月十有二日墳於邑東官莊原窆于乙酉元日配范氏封安人女二人壻鄭本一徐乾健孫男三人曰藩曰夔曰莊曾孫男女各一人公體道懷文嘗謂友人曰文主揚道不限世代豈必專師馬遷詩欲近情宜兼唐聲豈必止範漢魏升之傳公奧旨早與吳郡顧璘徐禎卿倡古文於東南是時北郡李夢陽武功康海汝南何景明咸在朝廷大弘斯道六子者探古發玄震耀宇內公既閑升之困忌口亦棄官歸拱之及曰藩皆賦軼羣材日侍公坐補齋中談名理商權古事或扶公御小舫往來東谿田

廬賦詩體物父倡之子和而孫歌之銘曰位之不伸德則孔有既文其躬又貽爾後瑋瑋洋洋蔚乎篇章具區之藪伊誰與京

朱應登太學生鄭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春二月太學生鄭君如淵以謁選上吏部號泣牽母裾視不能仰已而別去踰月舟行至汶上會暴病卒同行傅生徹者爲之市棺手自斂飯含結絞雖變起倉卒而衣襚略具蓋是年三月九日也又踰月以其喪歸於是鄉鄰遠邇聞者皆驚悼累日不自定又泣下不止也君修容而清聲軀幹甚偉於相不當止此又其

心坦然無町畦不錄人過事親孝每食甘脆必懷以歸爲母遺偶出游暮歸必玩弄於母側如嬰兒母病常夜中籲天祈損年以益壽母蓋自失怙時迨今且三十年孝誠如一日不衰性能睦族爲鄭氏之宗者累數百指無長老卑稚與之處皆雍雍愉愉庇之恐遺餘力平生善與人交疏豪跌宕脫略畔岸家有酒漿客至輒飲之無論貧富雖緇黃賈豎野醫農種之夫皆懽洽如故故悅慕者日益衆義能赴人之急有丐以喪病之不給者必賙之不以貧自解嗚呼余未深相理然由前所言斯數者則君子所難也苟有一焉亦足以庇其身施及其

子孫君既兼此數美迺享年無遐又不獲沾一命且客死嗚呼天豈誠未可知邪抑君適遭其厄難以理譬也君諱本姓鄭氏字如淵世爲寶應人大父謚父愷皆世濟敦厚積其餘遺之君君少警敏不羣弱冠游邑庠肆力書史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試其文謂有風雲鸞鶴之氣期以少年得雋自是聲名暴起後乃九試於有司竟不獲一薦丁卯以貢入太學太學生爭來師友之名振六館君尤精畫格意興所至吮毫染素縱其所如而橫斜偃仰靡不各臻其妙評者謂其纖穠如黃昌老勁如吳仲圭有得其尺幅者藏以爲寶君爲詩取適志不

規規於摹擬然中多警語可諷若此豈亦暴天者之忌邪君卒之明年其母周孺人亦卒又明年辛巳卜日得四月十六將葬君於東郭之墟并啟其父之窆偕周孺人而合葬焉女兒應禎謂其弟曰而姊夫且葬而能無言以誌其藏邪於是應登泣曰是在我何敢辭因誌其生爲天順壬午距卒之年得壽五十八云君娶楊氏先卒繼室朱氏卽吾姊也生有二男三女男二長器廩於學宮娶冀氏次直亦能讀君書聘杜氏女二適施讓茅謙一許仲氏子尙未笄孫男女各一男曰箕孫女曰成女俱幼嗚呼君家世善慶積而不饗於君可悲也然則

昌君之後者其在二子乎其在二子乎是宜銘銘曰田之膺膺植以嘉禾有獲有傷其理則那積善斯慶有慶斯延謂延伊何祿位永年慧而寡年巧而無位天乎人邪孰爲之厲天定不爽人定者強勗哉二雛行矣翱翔朱應登徐從易妻朱氏墓誌銘

朱氏諱應祥寶應人爲江陵知縣補齋公訥之季女出嫁爲同邑徐乾健之配以正德三年十月七日病卒其弟應登于時爲戶部郎中聞訃慟哭旣爲文詒弟應辰祭而遙哭之會姊夫書來云將以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姊於縣之東郭俾銘其藏嗚呼尙忍言哉應登幼時與

弟嘗從姊授書事之如嚴師當其恩禮所到雖終此身莫能報也今已矣又可以無言哉姊之始爲女氏也端操寡言言必擇辭與伯姊應禎同得於家庭見聞通小學內則尤閑式禮度吾宗千指無外內無不稱之旣笄歸徐氏事舅氏與繼姑萬隆家人之道雖米鹽細碎靡不勤意念值偶乏至脫簪珥無難色諸所服御雖極珍愛必與姊姒共之不恡故夫族無卑尊無不宜之性尤聰警嘗與伯姊夜績忽燈穗熒然下垂取紙占之曰申且有人持物來體則圓中洞然空下承以物上可控此何祥也比明則有惠竹火籠者父謁選時一夕語吾母

范曰使吾夢可據父當得東南隻字縣後果拜鄞令姊少日嘗見父所爲詩輒自參悟屬句有可誦者然終以非女子所宜事諱言之故今存者惟親誕有懷及得應登登第報二三章耳若是者雖所親亦未知也歲辛酉忽病左脅下有積物狀如盃然無妨食飲節心易之今夏病乃大作體中俱臃脹庸醫誤投以宣泄之劑勢轉劇遂不起距生爲成化癸巳十二月八日享年才三十六耳嗚呼慟哉父旣謝事與吾母家居應登留南署懷歸未能方寄聲吾姊時時省慰膝下奈何一旦降酷如是邪悠悠蒼天難與爲理病且革子肇號戀其側張曰心之愛矣弗庇其子命也奈何于嗟乎吾姊于嗟乎吾姊

李夢陽雲南參政朱凌谿墓誌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亞中大夫雲南左參政凌谿先生卒於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旣爲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

令人淚霰霰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耶夫人者顧子誅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卽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于是飫醇探鬱程猷經用噴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

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于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於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剗勞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于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旣興隆本

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駭疑大不容於
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于
人更哆憎口恨不卽穿之幸例調荒裔性禦魑魅尋陞
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卜年盡
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
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順性逆來孰非爾者英人志
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
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
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
年五十醫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

凌谿廊落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
可與僊僊仙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定律歷運數讎史
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
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
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耶噫嗟嗟悲乎悲
乎凌谿它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官業忠孝友義言動
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概關運數者如此詩文
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
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修英
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

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陵谿子墳

文徵明淮海朱先生墓誌銘

揚之寶應有奇俊特達之士曰朱君振之自其少時與兄升之並以幼慧稱升之弱冠舉進士敷歷中外仕終雲南參政而君翫麟場屋餘三十年自弘治甲子至嘉

靖甲午凡十有一舉迄無所成而君老矣又數年年六十有二卒因頓死未死手書一詩寄其友人文徵明意若有所屬者君之子曰莊以治命語余銘墓嗚呼余忍不有一言以慰君於地下哉先是君兄子曰藩以進士出宰烏程君期與偕來會余吳門乃不果而以訃聞嗚呼尙忍言哉按狀朱氏自琴鶴府君楚琦以儒業起家至江陵公始益顯江陵諱訥字存仁以高科入仕連宰三邑爲時良吏而君兄弟繼起承之文聲治跡奕奕在人而朱氏隱然江淮文獻巨族江陵公娶於范生君兄弟二人君諱應辰振之其字一字拱之號淮海生生有

異質能言卽解書數九齡能屬文稍長刺經發藻卓見
端緒侍江陵公宦遊湖南課讀蕭寺蠶苦勤劇窮日夜
不休旣歸益肄習弗懈年十九以儒士試應天不中歸
補縣學生益務精進質義揚摧日以有成御史按試輒
占高等然舉應天輒詘不售而君志不可懼詘益久而
業亦益精譽聞日益起已而年日向暮意亦倦游以年
資貢禮部仕有階矣而君不屑也曰吾少之時有志用
世苟得志則鵬鷺龍舉不得志則泥蟠而已使我以選
調入官望塵雅拜僕僕奔走吾不能也友人蔣山卿唁
之曰干霄之木必中明堂之任與其枉焉不若全於山

也盈尺之璧必中宗廟之器與其枉焉不若完於璞也
時以爲知言云君學多所博綜而歸宿於理淵源漸漬
不失道眞經義之外雅好古文其文必古人爲師詩尤
雋永有思致嘗曰今之論文者皆曰秦漢然左氏不愈
於班馬矣乎上之六經左氏又非其儷已言詩皆曰盛
唐然楚騷魏晉不愈於唐人矣乎上之三百篇楚騷魏
晉又非其儷已蓋愈古而愈約愈約而愈難不反其約
而求爲古祇見其難耳其言如此蓋卓乎其有所識矣
雖所論著不必皆然而其志固有所在也君魁梧磊落
音吐洪暢而慷慨急義視義所在千金不惜婚喪緩急

有求必赴中外族屬往往倚成於君先嘗侍父江行中
流舟覆君乘罅出舟底卽號呼求拯其父母且嚙指示
信曰能出吾父母吾舟中所有悉若有也衆奔救得出
時君方羈卯其智計出人己如此及壯益廓落感慨殆
能充其幼者既厄於仕益務樹植升之方顯融於外而
君雅善其鄉叔出季處聲跡比隆及升之歸自滇南而
君亦既罷舉家居江陵公高年在堂諸子若孫皆秀穎
有文奉親之餘更唱迭和意興融液風誼雍然而君尤
喜接納以父兄之故所與游皆天下知名之士間遇知
己發憤畢誠底裏傾盡漿酒藿肉歌呼淋漓悠然自得

不知視古人何如也嗚呼君誠特達有爲之士也而曾
不得一試以死惜哉君凡再娶始配仲生子曰夔曰莊
繼李生子曰蕙夔府縣學生先卒莊國子生君生成化
甲辰三月廿六日卒嘉靖乙巳年八月十有七日是歲
十一月廿五日葬後官莊之原銘曰氣則奇亦文有儀
胡賦之彝而屯厥施珮玉長裾不利於馳尙奚有於時
吁嗟朱君其命之爲兮

羅洪先九江知府朱射陂墓誌銘

余童時聞先大夫同年中數稱寶應朱凌谿先生不解
問故稍長讀其書及李顧諸公撰述乃知先生早以文

名世一時海內文人莫不推之尤敦孝友與弟終身無分異而弟多子先生獨射陂君一人既歿之三十年方析爨陶安人疑所與會余過寶應君以問余曰子姪鈞也君慨然議遂定于是又知君之孝友不下于先生而其酷嗜古文辭又自其童時已然是時舉進士久不第顧不屑舉子業嘗與姑蘇王履吉氏競肆其力于漢魏六朝間務探作者奇正以極其所往久之盡以平日沉酣經史百氏者一吐其華于辭機軸必自己出不落他人蹊徑翰林楊公慎見而豔之選勝以傳自是海內文人又莫不知君君雖未第其名已駸駸與先生埒年四

十有四始舉嘉靖甲辰進士舉朝以爲喜初授烏程知縣擢南京刑部主事丁安人憂起復仍補南京刑部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禮部主客司郎中自登第至是又十六年始擢江西九江府知府時調以爲淹君無所校其慈厚雅緩故宜於民爲烏程令剔蠹釋滯民不病賦以廉勤稱九江近轉繁瘠窘于歲用則又縮補移綴以給疲劇請當道發粟賑飢新濂溪書院以羣諸生而其興致所重則在古文辭未嘗一日以官事相奪茗雪間有詩社工部尙書南坦劉公主之君政暇輒從之游忘其身且爲令南京稱闈局署歸擁戶讀書汲汲若未第

時而又長於筆札門外絡繹至者非所識吟客則徵翰墨人而往爲九江者日夕廢寢食不卽辦猶烏程也其酷嗜若此無何景藩之國百責蝟集而君已病猶伏枕親畫巨細惟恐剝民他日顧其子方中曰吾三世科第受國恩至深厚恨無以報惟自靖自獻耳旣卒囊篋盡圖籍無他長物郡中悲憐之鄉人同年友前御史桑君喬寓九江朝夕視疾紀其喪又爲狀其平生旣詳且盡方中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葬官莊之原遣使持狀來索銘憶初識君寶應响响然絕無防眇有譽與爭者微哂對之溫如處子而文行復著遂與定交不盡以通家

故其後二十餘年不復見第時時得其劄記今年乃以紀夢詩來自謂得至九江拜濂溪墓誠不偶安知遂止是也君號射陂有山帶閣集三十卷尙未梓梓則必傳傳則知君者必衆奚俟余言顧余於君之卒固有不能嘿者空同志凌谿墓恨其忌于人復忌于天蓋傷氣數之薄也嗟乎古人貴不朽者安在遇不遇豈足計今凌谿品評抑又何若君接武藝苑流聞海內行旣克肖而年又過之桑君指其廉庶幾自靖自獻審若是宜可瞑矣又何憾哉又何憾哉乃據狀志而銘之志曰君諱曰藩字子价父應登卽凌谿先生仕至雲南左參政旣貴

贈中大夫而陶安人加贈淑人以宏治辛酉六月十八日卯時生君卒嘉靖辛酉七月十四日寅時春秋六十有一配茆氏湖廣咸甯知縣信女封宜人子一卽方中娶顧氏一女適縣庠生范曉孫男五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孫女一許聘興化縣李如松次子思義側室陳氏無出朱氏上世具空同志中自其祖江陵知縣訥有詩名至君凡二世而君則自成一家言銘曰彼綺而纈彼玉而瑕孰藻繪工而行復媵惟措之諧器則異受有纘有貽逝矣安咎

顧爾行明朱長公雪樓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雪樓朱長公以萬曆辛卯年卒後十五年乙巳顧孺人乃卒丁未暮春其子肆夏等卜地於縣東官莊祖塋之側奉長公與孺人合窆走使乞行銘其墓以行爲九江公宰烏程時所收部中士也行與長公有通家誼義不可辭爲之志志曰長公名方中字道光雪樓其別號也生而穎異強記成童卽善屬文能詩性爽朗絕無城府其家累世文獻藏書甚富日取讀之不樂拘拘苦咕嗶弱冠爲諸生有聲屢上有司不售益肆力於詩酒間傲倪世故脫略羈網詩篇所發直據天真蓋其三世才名赫奕難繼長公之名亦以是稍掩長公不愛華飾不強

爲恭敬人士無上下貴賤惟率所常度應接並無所軒
輊昭陽李文定公以年家誼爲姻戚往謁文定衣履儀
度不加修飭文定相過飲食亦未嘗以侈靡相逐文定
以是賢之江州公諸同年友持節江淮間及開府於淮
者凡幾每詢之不遇時諭邑侯示意輒攢眉搖首云自
甘樗散不樂馨折爲以故諸貴人重之謂江州公有子
也長公從不問家人產先世所遺惟以清白自詩書外
更無長物而顧孺人者素賢明有丈夫概能操筴計閫
內外事方江州公宦遊茆夫人與俱孺人卽肩家秉課
僮僕畊作經營以給事育祭祀賓客交接及諸親知簞

乏素所倚藉者又江州公宦資多所不給咸從中齎辦
所生子五女一咸自乳哺更未効佻僿嬌奢覓乳媪代
哺其時家務方劇每先雞起委諸臧獲事課課諸子就
外傳尋具食飲給師佐長公賓客過從者暇則紡績縫
紉備諸子女衣履卽澣浣及烹飪必親爲之不專任僕
婢也孺人素簡嘿嚴重諸子姓咸敬憚之卽長公以詩
酒立社皆耆碩文士並不得雜以遊冶蕩佚五子咸凜
凜奉教四子皆爲諸生有聲幼子治農咸豎立勤慎無
夸毘竄惰行以故長公得離家舍逍遙湖上別業經旬
累月不入城市曠達閑適得遂生平清况孺人成之也

婚嫁既畢食指彌繁乃佐長公以其產量諸子才幹能不以所宜者分給之時謔云長公無陸裝以遺諸子而過煩諸子若是耶長公云脫如陸裝所治吾食不下咽矣長公卒孺人督諸子葬祭畢乃不御葷蔬焚香禮佛稍暇率婢紡績助所不給女甫嫁而孀孺人誨以女誠尤謹終能貞白以當孺人心孺人有功於朱氏其所勤勞拮据六十餘年如一日甯不爲偉丈夫哉長公江陵公會孫凌谿公孫江州公子世系見凌谿公墓銘孺人顧氏爲淮安太僕司卿貫初公孫女鄉耆重峯公女長公生於嘉靖癸未年十月初七日未時卒於萬曆辛卯

年八月二十六日子時享年六十有九孺人生於嘉靖癸未年六月十三日辰時卒於萬曆乙巳年八月二十四日丑時享年八十有三子五人長肆夏娶邱氏繼娶吳氏次昭夏娶胡氏繼娶李氏次納夏娶蔡氏繼娶吳氏陳氏次章夏娶仲氏繼娶孫氏查氏次齊夏娶劉氏女一適興化尚寶卿李茂年次子爲文定公孫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一人曾孫男五人曾孫女五人孫男爾耕爾學肆夏出爾贄爾賁昭夏出爾重爾遠爾任爾穎爾睿爾聰納夏出爾渾爾深章夏出爾弼爾輔爾翼齊夏出曾孫某某銘曰漪與長公豫悅且康謐哉孺人福祉

悠長燕山比蹤鹿門有光惟茲黃墟雙壁是藏生氣共乘蘊靈發祥

高攀龍兵部職方司主事劉靜之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顏淵之徒侍則曰盍各言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往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術擇乎中庸蓋兢兢毫釐千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矢死靡他焉卽功業文章不少概見於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災祥著龜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揜者哉萬曆壬子五月七日劉靜

之卒于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內士咨嗟痛悼以爲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揜者也靜之名永澄別稱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爲揚之寶應人大父德齋公曰憲父春字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氏靜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卽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召靜之飲酒有倡佐觴靜之卽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靜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

讀又善病室中書籤藥裏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
讀中祕書爲有力者所奪人爲不平靜之無幾微見顏
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
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課程飭行檢伸冤抑懲汗濁
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不及于門北方
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靜之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
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穀之數屹屹如居士室時
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爲子弟居間一切格不行會雷震
郊壇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靜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
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

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
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尙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爲靜之
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
靜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靜之作甲
乙雜志邸中雜記又爲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
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靜之曰昔陽城爲國子師
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臯謂無
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
訓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靜之奈
何不以一命賁兩尊人靜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

矣靜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苦塊外寢壬子春補
職方主事未赴卒靜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采逼人
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
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甯知千載而下有劉靜之者指
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甯知千載而下無劉靜之者
指其空缺處乎而靜之內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
母訓迪子弟出于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
兄鑪鞴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西
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爲人囑托自損廉恥故竿
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
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爲快靜之卽尸居蠖伏乎其神
常周六合以內於世道民生所關下至情僞江海
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
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爲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
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何如哉靜之官不過七
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
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於
天下卽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爲千古事莫
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
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於天下卽死有

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
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
者卽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種衰世此道不
明務黨人之娛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靜
之註離騷於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
矣靜之以萬曆丙子六月三日生得年三十有七以乙
卯年 月 日葬于塘西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
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諡曰貞修先生長洲文文起撫遺
事爲貞修狀攀龍知靜之深矣得文起狀爲誌其大者
人言靜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

宅憂世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靜之所爲靜之不
以用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
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派巖游理情繕性明吾之
是不與世競吁嗟靜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似是亂正
俾示正見爲千秋鏡世所取正是謂爲政有如不信上
視孔孟

李清河南道監察御史喬聖任墓誌銘

余與喬公同舉於鄉念之茫茫如隔世久乃悟爲明熹
宗之辛酉計以傾蓋結白頭歡五十有四載矣歲在乙
卯忽騎箕尾大別予悲乎遺言諄切以文其麗牲之石

屬予予恐交深言淺有負公委而諸孤英等奉遺言固請乃始收淚爲誌公諱可聘君徵字號聖任起家壬戌進士問筮仕曰中書舍人問歸耕曰御史夫以公德望深茂而歷官止此則其亭亭獨立可知矣乃所尤難者則以中書糾給事中一事糾爲誰乃媚吏部左侍郎張捷之呂黃鐘也大指爲吏部尙書缺出例應推五部尙書及左都御史等今右侍郎某擢自翰林例不遷太宰乃黃鐘忽請點少宰一人爲太宰非推轂捷而何則非媚捷而何黃鐘飾詞辨無幾例轉以中翰糾一給諫例轉吞聲去此有明二百餘年所未有也久之以及瓜列

考選或勸其私入相君幕可唾掌取黃門公毅然曰吾方糾一媚人黃門而可自媚還自糾遂授御史初公糾黃鐘疏出直聲播中外謂入西臺後必朝拜官而夕具草而公若徐徐然蓋誠見東林浙黨鬪甚穀維而竊慨然于立言之難也人無論賢不肖我附則賢言無論是非我諾則是公曰吾惟勿欺己耳適項煜以詞臣袖一彈文授公公謂吾將入告我后而敢倩自佗手欺孰甚且袖中彈文豈是新參耶卻不上已上官守言責疏烈皇帝加御圈六十四而公差鈞名甚於羞括囊遂佚其稿則可推之佗建白矣歲戊寅奉命按浙公按金華以

山水陡發舟不前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遙呼曰農忙矣請負弩矢先驅人意公必惡其強項而公顧以薦公按湖州知武康令蔣聯芳貪時里紳左副都陳乾陽公堂官也以薦囑人意公必憎其薰灼而公仍以糾少宗伯錢謙益以閣訟削秩而湖紳蔡奕琛與溫輔體仁同里交至深時體仁致政矣異己者發奕琛私書以聞下按臣勘奏謙益托司李文德翼言于公欲深文奕琛公正色曰吾奉三尺法平議過與不及皆非且發人私書前賢所恥彼宗伯亦豈丸泥私牘者謙益怒以背正黨邪詆公公執議如初差竣回京時署都察院事者卽前

鐫級歸補應天府知事又補大理寺寺副轉寺正皆病
不就吳輔牲以公姻婭當國數貽書勸駕公堅辭歲甲
申烈皇帝殉難公設位遙哭宏光初賀侍郎世壽署都
察院事素知公獨與予密議請復公故官兼掌河南道
噫此亦一署院耶公念時方倥偬遂抵任適內傳下廠
衛以緝事申飭公請收回成命且歷數崇禎時緝訪諸
弊侃如也左都御史劉宗周爲四鎮反噬挂冠去而先
爲宗周例轉之黃御史耳鼎僉人也疏言掌河南道不
與聞以刺劉公而離公公言宗周社稷臣耳鼎連疏蔓
引甚非國家之福請卽將耳鼎所推瑞南道改推微臣
以息喧譁耳鼎大慙公立朝大節類如此公生平潛心
理學不驚名一切侃論懿行雖子弟不盡告而惟與予
爲耐久朋故知公公所師惟劉公次則同籍黃公道周
鄭庶常鄭不齒鄉里然能欺道周以其方公與鄭亦同
籍歷言鄭無行雖道周堅執前見公卒不易辭黃侍御
澍以貪爲錦衣衛劉僑所糾下院看議宗周以澍先糾
馬輔士英疑僑與穿鼻欲糾士英而雪澍公密言澍墨
迹宗周領之行撫臣勘奏時有嘖嘖議宗周者公昌言
曰我也又宗周所糾從闖諸御史先未商之公間有誤
入宗周解組後或請公爲代雪公曰自有言者我終不

背公惟不背乃不欺惟不欺所師乃不欺吾君則公之
源本於理學深矣嘗合論之公之公平在一己而其道
可廣教天下當宏光時捷以冢宰希哲以吏科都諫耳
鼎以召還侍御皆雄踞要津與奕琛于喁雖仇奕琛詆
公之謙益亦反仇爲薦而獨公之有德奕琛也若忘反
落落無私昵僅守侍御一故官而捷不猜希哲不恨耳
鼎不敢自絕卽奕琛入閣後亦知公堅孤性成不易感
爲嗔噫黃鐘識此其必生點額而死瞑目矣公平極則
怨尤消詎不然乎若東林浙黨人盡如公妍媸獻而我
無與適莫去而人咸服仇讎才堪辦國卽進仇讎知交
胸無寸籌卽退知交惟集思廣益以專事邊疆有覆盂
安耳而誰其心公心者然猶旅勝旅負半得高官重祿
去獨使公以一亡國大夫老此余所以爲公太息也公
父諱份贈御史母沈氏贈太安人贈公會拾遺金三十
兩于道坐待其人還之故種德甚厚而生公公幼好學
帷燈達旦同邑劉公永澄以理學名家見而器之官中
書時逆閹魏忠賢燄方熾公以終養歸爲姚正詹希孟
所嘉歎及歸日夜究心性理經濟居官亦然糾呂黃鐘
後奉使過滋陽縣其令成德重公拜迎于道令卽他年
主政兵部身殉闖難者也典試山西多得知名士所歷

册封祭葬四差皆不名一錢按浙時贖鍰萬餘金修文廟賑貧士置義塚雖溫輔體仁猶曰喬公清正君子也掌河南道時謝篆如脫屣以授它御史有某門生進公一卮鑄公號再四進皆卻余語公曰卮孰與篆公一笑而已性淡素無鮮裳兼味華居雖嗜書然非聖之書不讀著有自警篇臥榻隨筆疏稿詩文皆命藏于家所謂慥慥君子非與家居近三十載自號柘田逸叟順治時按臣秦世楨以人才薦謝不就獨憩一小樓每有撰述輒徘徊感歎素強無疾乃康熙乙卯夏忽集家人告以長別時五月十七日也及將易箦命更衣屏婦人曰吾

不死婦人手遂以閏五月初七日終葬柘溪昔沈太安人年四十八而生公公年八十七而謝世來去皆異宜其了然于生死也公元配王氏繼潘氏皆繇安人再贈太孺人副室孫氏子五長邁增生前公沒次英歲貢生未仕俱王安人出次萊丁未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潘安人出次薇國學生次蓋庠生孫氏出邁娶於李英娶于孫薇娶于潘獨萊與蓋皆娶于邱邱大參俊孫重公及其子特以二女妻每憶崔盧兩家以姊妹爲妯娌輒對公津津也女二人長適興化戶部員外吳元萊故大學士吳公甞家嗣次適同邑劉文學子士壯孫九人長

崇禮廩生女孫十二人內英第三女許字余孫炳竹餘
詳見行述不再錄雖然以公起家名進士官赫壽高子
若孫綿綿且奕奕足矣而余若恫乎有悲焉故人大別
我悲事也爲故人墓誌悲言也悲僅止此乎予蓋讀公
自警篇一序而不能不悲公之悲也乃爲之銘曰空山
麥秀兮荒邱黍離維公永宅兮神其來棲來日茫茫兮
孰知公爲何事而悲

王巖劉汝純墓誌銘

劉君汝純既卒之五年余始銘其墓石先是庚戌春余
自寶應攜家入郡城是秋君卒諸孤既殯越兩月奔告

哭拜余亦哭弔孤又哭手行述再拜請銘君余婚姻生
父也故云銘莫宜余及葬余病甚不及銘遂葬越三年
諸孤數數來言會至邑視女女又代請懇懇乃按行述
誌而銘之曰君性慷慨遇事感激奮厲挺任無回勇力
爲人如營厥躬恥自齷齪卒窘科目老諸生鬱其所志
則發憤排難解紛遇罹患憂者營求期必濟泰州姜
某以事陷獄友人朱四輔知其枉謀於君君慨然立出
白金數十兩囑用事者乃得釋素不識面也縣諸生張
某觸教諭某先生怒申報督學欲鐫斥青衿君曰非其
罪也力解於某先生率諸生力言於督學得解管河工

部濬漕渠議役民夫取寶應二萬有奇君曰疲邑加重
徭民死矣往見當事挺身力爭當事怒縣侯從旁曰邑
中君子也當事怒解得少減君慕義不顧私如此及興
工君分任董役日夜勞苦有疾嗟乎士學古待用本欲
裨益世務利安元元而扼於舉業科目又無他途可進
則鬱鬱槁項黃馘以老死而僅從鄉里一二見其有爲
亦足悲矣余故於君之任事有勇因念君子道消道長
之故關世運者豈其微哉君祖繼善歲貢生鎮江學訓
導父永沁選貢生伯父永澄進士官兵部主事與顧端
文高忠憲諸公講學東林爲一時正人倡兄弟同厲氣

節臧否人物齊名於時貢士公余有傳傳於世君其長
子也君事親孝與弟友念母老日不去側旨甘必親晨
起見母色喜則忻幸自得手舞足蹈而樂微慍則踧踖
不自容必悅乃已或有疾召醫未至病淺深必先自知
以未嘗去左右也弟正學蚤卒痛傷服至期無一日變
族叔父七十例往賀否則必責備暫易服涕淚不已視
從子如子門戶徭役代爲謀者十餘年長乃已平生不
喜佛終歲不食一蔬諸孤奉遺教治喪不用浮屠得疾
且卒曰未畢母養此恨終天謂諸子曰敬事吾母無貽
我地下憂執母手泣下而暝生萬曆某年月日卒康熙

某年月日卒年六十揚州寶應人葬縣城東某山某原
既葬數數請銘越三年余返里又泣請曰先人葬三年
矣墓石未具昔者疾今可乎然則安可不銘銘曰純學
君名汝純字系先世祖號曰二厥配維雙九子嗣鄉校
待舉翼則墜匪我者天我人事不公卿於物亦濟九男
詩書堪國器先後當飛千里驥生止周甲壽弗計有此
銘文在墓隧

汪琬封翰林院庶吉士候選訓導劉石菴墓誌銘

太翁姓劉氏士壯名也穉公字也石菴其別號也先世
徙著寶應自宋南渡後始也縣學生諱承宗者考也廩

例太學生諱延祚者王考也縣學生諱本者大王考也
儒學訓導翁所候選者也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以子
封者也壽六十有一前明崇禎改元戊辰四月初三日
今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月廿有三日翁生卒之年月
若日也太孺人喬氏其室也曰國翼曰壬戌科進士由
庶吉士累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國黻曰丁卯科鄉進士
國辰曰諸生國藻爲世父後者翁之四男子也曰諸生
張麗微張易抒喬崇醇者翁之三女子之夫也翁自幼
穎敏閱書一過輒成誦嘗治春秋研深索隱所撰錄盈
尺同學莫能與抗雖老師宿儒亦皆驚嘆以爲國器也

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典麗學術醇深義論奧博銳欲以功名自奮小試輒爲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于場屋晚而以歲貢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負至性室無一金之儲而奉養母夫人備極豐腴有三兄一弟俱早世仲兄之子亦如之于是廣陵大水邑中士庶瀕于飢寒俱不能自存而翁固獨力送往事居支撐門戶撫育孤嫠絕未嘗告倦也爲人恬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所羣趨爭鶩者悉無求其間尤喜周人之急嘗捐高燥地一區爲義塚又嘗慮鄰田乏水爲廢腴產濬渠以利之略無纖毫顧惜故闔邑滋呼翁長者也晚受賜

封益謙退自抑平居不服章服不乘軒不張蓋老屋數椽衣敝飯粗如故閒履步馮一童子出游初不以貴人自命邑中不相識者亦不知其爲貴人也爲人謙謹樂易見僂從衣好衣者怒曰衣若此勢且忤吾宗黨鄰里必累老夫詣門謝過矣急命褫之亦不遣責也最後叔子舉于鄉賀者填里閭翁獨瞿然曰吾寒門得此過望非力爲善事將何以堪爾曹其勉之翁之家訓類如此故給事君號名諫官自叔子以下亦蔚有聲譽推爲邑中巨室衆皆曰此太翁種德績學之報也先是邑中有御史喬先生聖任素稱東林巨儒擅知人之鑒方爲愛

女擇對翁尙童卯喬先生見而異之許適以女翁之考
遜謝謂吾嬖人兒不敢與女公子爲偶喬先生不之聽
所許卽太孺人是也久而翁坎坷不偶先生又慨然語
其子侍讀公曰劉氏名長者累世矣穉公且好學能文
顧終不得一第諸昆季又不祿困極而亨將在其子吾
欲以女孫許國蔽爲重姻故給事君復娶于喬不數年
而喬先生言果驗當翁晚節給事君旣大亢其宗子姓
滿前又率斌斌文雅謹守翁家法劉氏之興洵乎其未
艾也二十八年春翁葬有日矣給事君郵所譔事略介
其外舅侍讀君以書請銘余聞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今核給事君所譔類皆質
而不誣可謂善稱太翁之美者也乃作銘曰維卯金刀
盛自豐沛其別綿延爰及千祀翁之鼻祖南徙射陵奕
世載德猶不能興翁也繼之文行尤偉儒素之稱溢于
井里食報其子顯名王廷天子汝嘉教子有成乃下綸
音賜之章服翁受是賜老益自勗生榮沒哀餘慶繩繩
爾熾爾昌後人其承之

汪琬喬母潘太宜人墓誌銘

余往以薦舉抵京師嘗介家舟次與寶應喬子石林定
交舟次落筆妙天下于人少所許可顧獨推服石林才

學不去口且謂石林之成名也實其母潘宜人教之于
是石林亦介舟次囑余銘其母墓蓋距宜人之歿二十
餘年矣石林之言曰吾母姓潘氏先世有諱墳者以都
御史巡撫河南平青羊山賊有功載在前史其高祖也
吾外祖父諱叔陽雲南馬龍州知州母仲孺人吾母生
而穎異爲父母所鍾愛外祖母雅好讀書故吾母亦好
書外祖母雅工五七字詩故吾母亦善詩先府君喪吾
前妣王宜人吾母年十九來歸卽操家政旣而府君以
御史官京師吾母方家居有同官來巡鹽者知府君之
不受賂遺也乃私餽白金二百兩于家吾母固辭曰金

至二百非交際恆禮也卒拒不受府君巡按浙江副都
御史陳乾陽以書囑薦貪吏府君不聽而遽劾之用是
觸乾陽怒及回道誣奏府君所薦非是得旨鑄職府君
索乾陽書將上諸朝吾母執不與報曰發人私書昔賢
所恥茶香酒熟待君借隱久矣府君始大悅服吾母旣
好書遂能博知經史府君晚隱柘溪之上杜門謝客坐
臥一小樓吾母數舉古人出處成敗以相質且以慰安
府君府君喜曰女真吾益友此吾母之爲婦道者然也
前妣王宜人生吾兩兄曰邁曰英又生吳氏長姊至吾
母歸時兄姊皆長矣吾母婚男嫁女晝夜拮据鮮違禮

者尤篤愛兩兄然待之嚴甚兄嘗游飲至中夜吾母燒燭端坐讀書于中堂必俟其歸然後寢既而兩兄悟訖不敢夜飲其督責萊益嚴萊出或侵夜始還吾母怒必令長跪達旦蓋府君生菜也晚故稍示寬假而吾母以爲不當驕而縱之輒賦戒子詩示意焉自是萊嚴吾母過于府君又視庶母所生兩幼弟不異己出疾方革猶諄諄以屬萊與兩兄也此吾母之爲母道者然也予因以其言訪諸舟次舟次爲石林同郡又嘗同研席又加有婚姻之好其稱述宜人與石林言悉合則宜人之賢信矣府君諱可聘天啓二年進士累官河南道監察御

史宜人封安人以子貴復贈今稱卒于順治十有四年享年四十九生子女各一子卽萊也字石林康熙六年進士今官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食俸女嫁敕封翰林院庶吉士劉士壯封孺人孫男四崇烈崇讓皆副榜貢生崇修增例監生有喜幼女孫五長適壬戌進士現任刑科掌印給事中劉國黻封孺人次適歲貢生邱璋次適舟次子庠生宸裒次適太學生朱經次許黃之鈞曾孫二溶崇烈出孝崇讓出其王孺人及側出子女具詳御史府君誌中府君葬柘溪而宜人之墓在鄭府莊距柘溪凡二里銘曰詩三百篇孔子所采女

子諸詩蓋莫善于衛之二姜顧予猶喟其貞而入于變
哀而近于傷也孰如宜人形管有煒賢婦賢母隴古列
女厥封若堂棲魄于此敢作銘詩永告來裔

潘耒翰林侍讀喬君墓誌銘

朝廷侍從之臣股肱耳目寄焉自宜竭節奉公直言無
隱其如士習委靡持祿養交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卽
號稱賢者平居類能小廉曲謹至國家有大利害大是
非則逡巡瞻顧不敢措一詞有言責者尙然他官益復
以言爲戒蓋忠讜直諒之風不行於世久矣幸而有一
人焉明目張膽不避怨仇爲天子別白可否其言旣用

矣卒傷于譏沉困以死若侍讀喬君者誠可爲拊膺流
涕也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
南道御史廉直著聲爲清流標鵠娶王宜人繼潘宜人
生五子君其叔也自幼英敏絕倫癸卯舉于鄉丁未成
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壬子同考順天鄉試矢心剔弊
無纖芥私以御史公年高請假歸養尋丁艱服闋補官
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編修纂
修明史粵西初平補行鄉試君出主考稱得人還充實
錄纂修官乙丑春上御試詞臣君名在第四間日復試
之君名在第五上甚悅有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之褒令

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中允纂修典訓旋陞侍講五月再遷俱出特簡于是館閣代言之文多君起草實錄以漢文譯滿文苦相牴牾君詳加訂正曲暢本指而辭義雅馴上稱善者數四駸駸嚮用矣而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堤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內地低于海潮五尺疏海口前引潮內侵更足爲患惟當築堤束水使高于

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插而建二大插于邵伯鎮南高郵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堤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堤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束所洩之水使入海其堤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堤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堤築于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堤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堤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于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

萬頃河工畢當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
年分收子粒三年後納田價于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
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
益治諸堤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
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
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當設監修官五
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課屯官二十餘員皆擇
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卽陞或帑完議叙
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未習
河事者莫知要領君閱之大驚言其害于司空司空曰
事必行矣言之何益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
論之臬臣痛排前議廷臣多右河臣者上意不決命訊
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啗君君笑不應
淮揚士夫羣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廷言之請帑至
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夫至數
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旣
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堤曰派夫旣成之害曰
賣田曰決河築堤先定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
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
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實賂

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功者今乃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肥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如秦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堤雖屢決河闊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于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于一丈六尺之上獨特一線爛泥之堤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村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君乃篝燈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

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并席坐某學士亦言
河臣議非是既而上御南煖閣閣臣奏事畢上顧某學
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上顧問君君數奏
百餘言剴切詳明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
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尙有公議進呈翼日進議河臣
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
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尙書李公之芳
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尙書梁公清標嘆曰
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于是
河臣議遂寢上知君鯁直益重君而忌君者滋衆比而

構君遂中蜚語罷歸歸而裹足拚關絕口不談世事就
廢圃爲園疊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賦詩飲酒爲樂潛心
讀易著易俟二十卷修邑志二十四卷益肆力爲古文
辭汪鈍翁亟稱之有集若干卷家居七載無片札入長
安銜君者猶螿之不已甲戌春奉旨來京居住人以上
意不測爲君懼既至而上初無意督過君君則鍵戶不
見一人讀易著書如故不半歲而病作遂卒朝野莫不
悲之君爲人明達寬和洞見表裏友愛兄弟終身無間
言篤于故舊不以存亡易心輕財樂施急人之難如不
及家狀中所載撫孤子還鬻女葬故友贖族人諸義舉

不可勝書喜汲引才士士多倚以成名有司甚敬君君絕不干以私惟桑梓利病如築子嬰堤啓閉涵洞募派夫役等事侃侃爲當事言之常得所請鄉里多蒙其利而海口一節關國計民生甚大故詳著之自昔詞林號清班不涉吏事居職者養望待遷而已君業以文學見知于上擢用方新豈不知力大援多者忤之足以撥禍緘默不言誰得而責之惟其忠義根心不忍負主恩不忍視民瘼故對大敵而不畏犯衆難而不辭推君之心苟利于國奇禍是甘一官豈所惜哉惟朝廷有如此人材而不能究其用天復不假之年可爲憤惋痛悼然古

來直臣多有身受禍而言不用者君幸遇天子聖明悉聽君議消大患于未形身雖廢而言則行德被生民甚厚視夫碌碌致公卿而傳無可書之事者光榮多矣君生崇禎壬午二月四日卒康熙甲戌七月廿一日得年五十有三娶邱氏封宜人子四長崇烈丁卯舉人次崇讓崇修貢生次崇禧女五戶科給事中劉國黻溫江知縣邱璋汪宸朱經黃鈞其壻也君于同薦中與余尤善又以壻劉出余門數相往還既沒其子以遺言持狀來請銘不敢辭銘曰維古于言無尚官百工庶士皆可言孰塞廣路畱一門惟以言責歸台垣立仗畏斥舌每捫

悠悠國事誰與論喬君和易如春溫遇大利弊披忠肝
昌言讜議酬至尊握蛇騎虎不覺難竟中駭機鍛羽翰
屏退不得棲邱園繫維京邸訃忽聞身非言官以言屯
人誰不死傳者君屹然一柱當頽瀾迴天轉日須臾間
淮壖萬井安耕耘不死徒盡誰之恩白田高原馬鬣存
千祀弗毀徵斯文

朱宗光臨榆令袁君墓誌銘

君諱鯤化字圖南號葦村爲明大理寺少卿崇祀鄉賢
諱復公後世多潛德祖奕綿公祖母陳氏孝聞於鄉以
君貴祖貤贈文林郎祖母貤贈孺人父質士公力學砥

行早逝贈文林郎母王氏年三十二而嫠時舅老君未
成童仰事俯畜資用半手所拮据卒贈孺人君生而敏
悟至性過人母教嚴讀書寒暑無停晷家雖貧不苟取
一介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有聲黌序一時江浙能文者
若薌林梁公玉盟陳公杼懷汪公十區嚴公蘊千朱公
白民周公心友茅公朝夕切磋顧屢薦不售因母年高
欲以祿養迺留京考授州判職入大清一統志館議叙
一等揀選奉旨發往北河委用署永清主簿武清縣丞
直督孫文定公問時宜事君上數百言並嘉納之保題
堪膺民社委署永清縣邑民何德賢因索債誤傷侯氏

女侯以強姦誣告前令已定大辟君核案情可疑覆鞠之盡得其實德賢冤始白合邑稱神題署東安縣邑民張驪子之父與人戲誤傷死驪子爭自認罪君力伸救之竟坐驪子徒罪父得免死子以孝聞終任邑無忤逆告者丁內艱服闋署順德府廣宗縣興利除弊大得民心改調時赴府乞留者數百人後歷署長垣安肅房山三縣又任萬全張家口縣丞護理宣化府同知事皆不久任而循聲善政民咸德之藩憲永公謂君曰聞萬全令某賊跡纍纍汝廉得其實卽補是缺君退而嘻曰殺人利己吾不爲也終以無實據覆焉直督桐城方公題

授永平府臨榆縣臨爲兩京孔道各省出關者向有領票錢歲八千餘金君悉裁之行人稱便邑多遠商客賤前令積案無算君晝夜審斷一以情理爲勸懲數日舊案悉清間有遠村涉訟情節繁多者恐守候貽民累且防差役擾減從親往是非立剖邑舊無書院君建奎樓設義學延名師訓課諸生親爲校閱終任登賢書者十有二人連捷禮闈者二人文風大振辛巳歲飛蝗叢集君禱于八蜡及城蝗之神曰袁某愧泣茲土倘有不公不法事當以身飼蝗毋傷我民禾稼卽解衣裸體臥于烈日中觀者如堵莫不泣下少頃鄉役來報飛蝗去值

歲歉別縣流民出關就食時奉憲文禁止君捐貲賑飢
勸之回籍有實不能回者乃許之或言參罰攸關君曰
飢民日暮且死爲戀一官忍絕其生路耶臨邑石門崎
嶇煤車艱于運載必迂道三十里乃可赴城市行者苦
之君捐俸三百金鑿石開道煤價平而萬民利在任九
年以老乞休合邑留不得臨行時攀轅臥轍灑涕焚香
數十里如失慈父母焉歸田後日執一編以自怡悅非
公事及慶賀杜門不出君少贅親袁浦有自置住宅因
入仕途挈眷北上暫假余姓居及歸里而余已別售君
曰彼豈得已而爲此置不問君爲人質直坦夷不爲城

府處世响响溫裕樂與人爲善平居自奉儉薄而于戚
黨之貧乏者周之不憚再三出仕三十年同官多歷臚
仕而君滯一令衆論惜之恬如也卒之先一日曰適有
人具刺請明日寅時我當去於是沐浴更冠服不復食
飲惟諄諄以讀書立品諭子孫漏下五鼓而逝君生于
康熙辛未十月十五日寅時卒于乾隆戊戌八月十三
日寅時得年八十有八配陳孺人無出先君二十一年
卒子蔭孫貢生側室邵氏出娶陳氏孫男二長冬甲聘
劉氏次高甲聘苗氏孫女二長字劉同輔次未字葬于
某鄉某原銘曰生有益于人死而爲神道固宜然尙何

虞乎後昆

朱爲弼誥封光祿大夫國子監學錄郁甫朱公墓誌銘
郁甫封公耆年懋德作式鄉邦同年詠齋尙書其長子
也道光辛卯壬辰兩持使節于江南歲臘正旦皆奉歡
介景里黨榮之甲午初春尙書聞公疾陳請解職馳省
奉天子恩諭戴職歸省誠曠典也公既卒尙書寓書乞
銘墓文爲弼雖弇陋誼不敢辭援撰狀而志之公姓朱
氏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先世爲吳中著姓宋時諱之
修者爲學官徙徐州元初諱寶臣者爲將軍明初諱八
三者始遷居寶應湖西繼定居城中四傳諱訥成化丁

酉舉人湖廣江陵縣知縣五傳諱應登宏治己未進士
雲南布政司參政六傳諱曰藩嘉靖甲辰進士江西九
江府知府三世皆以文學道義聞世稱江陵凌谿射陂
三先生至國朝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雲南道監察御
史巡按福建有功德于民公高祖考也曾祖考諱經歲
貢生候選儒學訓導祖考諱澤代邑附生妣劉氏考諱
宗贄恩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妣成氏實生公公承累
世潛德弗耀至是規模益昌祖考兩世皆以子士彥官
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妣皆贈一
品夫人公天姿醴粹穎敏魁輩倫髫齡嗜學長而愈篤

同里劉端臨先生台拱以經術名於時公與相砥礪同
爲訓詁聲音文字之學年十八補諸生與高郵賈稻孫
田祖李孝臣惇江都汪容甫中諸先生爲友皆閎洽才
而鉤貫經史汪君尤雄于文公至性過人年十一喪母
如成人孝行肫篤重親致歡藹藹愉愉門內以穆居贈
公憂三年疏食居外不用浮屠垂爲家法尙書遭逢聖
明以高第游清要長卿班服官涖政謇然無愧古人又
屢奉簡命讞獄四方寬嚴得中皆承公志以施于政者
也持躬高潔遠出時俗尙書旣貴公家居杜門篤信自
守未嘗一干有司尙書視學三省公嘗就養日偕幕中

友閱文每局試尙書監于堂公閱竣付尙書定去取曰
吾不侵汝職也次子士達官安徽亦迎公至官署聞鞭
撻聲輒愀然性峻潔人不敢干以私面折人過或則辭
色能改則收之坦然大公畏而可親自奉以儉勇于爲
義家本中貲而於族戚故舊艱乏者助卹常厚歲時饋
問無間族有孤子養而教之卒賴以立鄉里有善舉必
首倡善其終救飢拯潦多所全濟道光十一年水災倡
督振施全活無算疆吏上其事得旨議叙如律公簡淡
寡交游嘗居京師足不履貴人門惟與王觀察石臞邵
學士二雲范光祿叔度三先生以文章道義相愛重學

士光祿早游道山而公與石臞先生以耆年碩學爲儒林丈人往者石臞先生之歿海內學者相與嗟悼太息恨失所宗仰又二年而先生下世東南耆舊于是盡矣所著經傳攷證八卷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邑乘志餘若干卷朱氏支譜一卷輯玉山草堂課藝若干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端臨先生遺書若干卷藏于家公于道光十四年正月甲午卒距乾隆十八年九月戊辰生年八十有二乾隆乙卯順天鄉試舉人大挑二等改授國子監學錄銜累封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三級例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娶劉

夫人誥贈一品夫人溫淑慈惠柔嘉維則先公四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士彥嘉慶壬戌一甲進士吏部尙書次士達嘉慶丁丑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士廉道光癸巳進士直隸卽用知縣次士辨國子監生先卒贈奉直大夫大理寺寺丞加一級女二人長適大興廩貢生江西候補府經歷范承英次適儀徵道光壬午進士山東濟東泰武臨道陳嘉樹孫男十二人長百順庠生二品蔭生大理寺寺丞百行百城百珏百梅皆庠生百谷廩貢生百穫業儒早逝百祥百朋百阜百川百思皆業儒孫女七人曾孫男七人女六人其年十二月庚申葬

公于盱眙縣小雲山上之石羅圈銘曰我朱氏在周爲小邾唐有孝友先生居于吳考亭小學載其語凡我紫陽同所祖公家肇姑蘇歷宋元明嗣功德至今蕃衍舊德食爲純儒爲經生承先開後垂令名佳城吉卜雲山鬱葱天畀後祿子孫其逢作銘維實卓哉碑穹

劉台拱史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知雲州史君紹登之母陳太宜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辛未卒於寶應明年訃至會雲南有兵事未得歸其弟太學生續登營宅兆於城北之松袁莊而弗致葬記曰在竟內則俟之禮也已而紹登被詔起復迺卜以八年

閏二月丁卯襄葬事記曰在竟外則不俟禮也於是續登以告其友劉台拱使助執紼且請銘台拱辭不得命迺叙而銘之叙曰太宜人姓陳氏寶應人故分守河東道史公諱奕瓌之少室也史氏溧陽大族河東公爲故文淵閣大學士文靖公季子而娶於寶應劉氏因稍置田宅定居焉乾隆三十六年河東公卒於官歸葬於寶應城北之龍首村而以劉恭人祔是時紹登年十七續登年十三太宜人撫養訓誨皆成立後河東公二十有八年卒享年六十有二子男二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太宜人性簡重有德量處諸娣間遼

巡退讓未嘗計有無校曲直以是同居無纖芥而河東公尤亟稱其賢諸姊有孟孺人蚤卒遺女七歲太宜人字之如其女女之暱太宜人亦與因母同紹登官雲南道遠書問不時至太宜人思之甚然不欲以內顧撓其心每寄語曰汝家受國恩最厚當竭力圖報稱毋以家爲念紹登爲吏廉平所居見紀蓋母教也先是紹登知文山縣黔苗猖獗時時闖入滇界紹登患之簡丁壯得三百餘人教之坐作擊刺皆爲精兵聞賊在百餘里外卽馳赴之以少擊衆屢戰皆捷苗大創又救解黃草壩之圍全活數萬人自是雲南無苗患儂氏蠻誘扇諸種

人爲寇距文山十五里而軍城中恒懼又與守將犄角俘其渠帥餘黨悉平以最遷雲州會討維西叛蠻被檄守關隘撫流亡役未竣而聞太宜人之喪當去職大府以其功狀聞且乞留滇詔許之昔有漢踵秦故置材官騎士於郡國太守都尉常以歲八月都試講武課殿最守尉權重而郡國兵精卽有盜賊得以應時捕討無崩潰四出之憂及光武併尉職罷都試材官騎士還復民伍其制遂壞於是始發京師之兵以赴郡國之急一方有警則羽檄被于三邊弓弩甲楯取具臨時士不素練每戰輒北得失之效前人論之詳矣觀夫文山之事則

郡縣之兵庸可忽乎使天下長吏皆有文山之廉平則盜賊必不作有文山之勇略則雖有盜賊亦不難于翦除語曰絲絲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余故因銘太宜人之葬而備論其事以附于魯公伯禽之義以白紹登之志云銘曰猗嗟碩媛明昭義方滋彼蘭芽蔚爲國香金馬碧雞萬里蠻疆兒曰歸乎有母在堂母曰勗哉及爾方將竭爾股肱嗣爾忠良爾無我思爾弟在旁筆牘受言其音琅琅象服斯皇榮哀故鄉安于首邱百世無傷

汪喜孫舅氏朱幼則先生墓誌銘

嘉慶庚申年八月以外王母成太孺人病篤喜孫自邗上奉母氏歸安宜至卽見舅氏日侍湯藥朝夕不離側親滌溺器嘗糞以泣痛疾弗瘳歿後哭聲不愆哀毀盡禮可不謂孝與憶先君子典校金山秘書舅氏婁以一葉扁舟縱遊江上有疑義必就正於先君子舅氏好聚書終日手一編每於考訂處朱墨斜行批注簡端嘗言學貴貫通不拘拘文字生平服膺漢儒尤篤信朱子無門戶之習著讀書解義若干條乃以己巳年五月得年五十一歲卒於家是時喜孫公車困頓羈滯京華悵望故鄉愴懷雲樹逮後十餘年舅氏長子士端計偕入都

課宗室弟子喜孫亦官戶部天涯知己落落萍踪旅館
宵鐙往復辨難因特將墓志見託按論語云孝弟爲人
之本舅氏孝行克敦學問素裕確據聞見綜厥要領余
雖不文其奚辭焉舅氏姓朱氏諱毓楷字幼則與吾母
爲同胞外王父左衡公第三子皆隱居不仕配王太孺
人賢聲播里黨子二長士端道光辛巳恩科舉人考充
宗學教習著述等身蚤馳名譽次效靖邑諸生篤品行
孫百臻百和百祿俱幼朱氏吳門舊族明初遷寶應代
有文學不備錄嗚呼舅氏已於某年月日卜葬城北松
袁莊三里溝祖墓側是烏可不銘銘曰猗嗟舅氏爲古

君子葬山阿展遺書感若何

楊殿邦振威將軍福建提督軍門陳鹿岑墓誌銘

同郡都督兩峯陳公者余兄事之幼稟異質讀書十行
並下隨封公家於泗輒攻舉子業學使北平翁閣學乙
其文附於社刻苦猶不輟會日者潘君奇公狀謂改途
貴可侯依舅氏某隸河標焉余少時頗志於武亦避風
鑑家言從事鉛槧通籍後每話今昔未嘗不道其遇合
之奇也數十年間宦轍分馳無由合並公自偏裨洊歷
戎帥陸讐水慄所向有功終以突瘴衝嵐浸淫病瘳然
音問間達猶幸先後得請歸田今公孫蘭郵狀乞銘且

以哀告追憶前蹤不覺爲之於邑竊惟居同里閭投分
尤深謹受狀而讀之按狀公原名安魁字階平號雨峯
更名以字行晚號鹿岑吾皖之泗人也先世由太邱遷
臨淮清康熙初優貢生諱燿者公之高祖也諱永福者
公之曾祖也諱伯山及啟元者公之祖若考也三世皆
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氏劉祖妣氏張妣氏崔皆贈
一品夫人事蹟載行狀及公配錢夫人墓誌俱不贅蓋
余之交公也久而知公亦最悉敢擴一二以備立言者
擇焉公起於行伍不惜以厚值市書於行水金鑑河防
一覽諸編丹黃標識故機竹塞菱之舉法古而不泥古

宜今而不病今節經河帥檄堵各工宣防悉如意旨暇
復演習弓馬技藝謂治兵一如治水則攻守進退之道
因地制宜雖甫蒞戎行而法梅林之籌海倣南塘之練
心已固結而不可解矣後以保薦擢至游擊孔翠影纓
疊膺懋賞如王朝名余連等後先滋擾勢幾蔓延使非
公鎮猝以暇寓寬於嚴人心其曷以靖耶天下於是決
公之將大用也未幾任吳淞調邗上圓泖之瀦不容伏
草繁縟之俗用戢譁囂政之不肅而成又可概見屬海
州梟私叢集劫奪者互有殺傷公之爲忝戎也置其渠
於法餘悉許投械歸農而丈頭青皮之害以弭嗣由副

將歷權各鎮訓練益精而戎政芻言一書實輯於倚廬之暇終仁宗朝英聲彪采踔躒行間專闡之寄薄海爲之喁望今上御極之四年晉總湖南鎮軍鎮軍故苗窟輒出沒不常時楊侯芳提督湖南口授梅花疊戰陣法爰從五隊推演五星分爲二十五隊精奇變幻因應無方復督率寅僚議設碉卡偵瞭以時並刊有成書諭以同登仁壽所轄之境犷悍悉馴其尤著者製配火藥礮位弓弩刀桿之屬以備不虞後錦田之過山猺趙金隴等聚徒肆掠毘接廣東之連山檄調標下兵勇無不以一當百事平得旨嘉獎賞賚有差其任提帥也騶從所

至倚若長城必使邊徼肅清江波恬謐而海疆事宜尤能得其要領自暎夷犯順粵閩江淞以次戒嚴公駐節廈門火攻頗力當事梗其議不得已以病告歸而廈門尋陷然身江湖而心魏闕始終罔倦四明之警曾不踰年天子卽起公於家致有分守曹江之役公悉賊將習陸戰竭力堵禦而東越得以無恙旣明年復以疾請仍疏其製藥之法屬撫浙中劉君上之上可公奏諭各省著爲令解組後泊然寡營雖行步蹇澀而飲啖若平生人方謂優遊林泉或與佺喬同壽乃竟以末疾捐館是可哀已公生於乾隆丙戌五月九日卒於道光甲辰二

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九配錢夫人側室子晉康皆先公
卒孫蘭幼女二長適甯波衛屯牧李光弼次適六品廕
生候選通判雲中璽長女先卒中璽亦早逝女以節孝
聞公僑居寶應數十年錢夫人之下兆也卽在縣之北
鄉某原今以日月有時謀合窆焉公於是乎不朽已憶
余羈宦京雒猶於南來者詢公起居蒔花課鶴之餘自
手一編與里中諸老宿相過從絕口不言兵事而目擊
黃流湮塞剝龍尾梭一具爲爬疏海口之資大府然其
說竟格於行是公之以治水者治兵非其證歟論者謂
公之一生無纖毫挫衄或疑其工於趨避豈知知兵之

將程寒暑齊勞佚同饑渴共安危因形與化隨時與移
而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又或謂並公世者圖秘閣爵通
侯公勛業爛然而寵榮相亞是詎足以知公哉余與公
雅故自少而壯而老略能述其顛末公以儒業始以武
功終名德允昌恩禮亦渥其榮其哀知止知足蓋公之
所全者大而所得者厚矣銘曰桓桓陳公潁川之裔世
德紹衣延於淮泗堂構其輝弓裘是嗣何嗇何豐克承
克繼學劍從軍匪書可棄頷燕肩戴服衲奚事偉矣戎
行始儕末隊儲以干城資其水利蟻附鸚襲及鋒猶試
威震苗蠻蜃銷澣市百粵八閩湘江吳會柱石參天鼓

銅聲地智勇仁明甌東敷惠雪淬其鑿風揚厥施善刀而藏一函秋水肘印自懸臂槍彌粹與鶴爲羣取鹿爲字末疾忽罹昊天不諱恩許飾終穹碑歸隸南充淪芒北邙賈涕伐石銘勛永光奕禩靈旒如歸庶歆秩記
袁青綬恩貢生成誠全墓表

先生諱誠全字立人號雲鶴先世自蘇遷寶應遂著籍世爲右族先生生而岐嶷年八歲伸紙爲文往往驚其長老年十五補弟子員益自刻苦沈思默識爲文氣息醇古一洗浮夸踴躍之習歲科試輒高等食廩餼鄉閭屢薦不售然氣不少挫年十六遭父憂哀毀骨立侍母

劉太夫人能得其歡心太夫人棄養先生齒耆艾孺慕如喪父時立身端謹和平溫厚處賓友下逮子弟臧獲輩雍雍悅豫雖造次中未嘗有疾言遽色家故不豐先生遜志力學不問家人生產歷困悴輒自怡然其訓課生徒循循善誘每進一藝吟誦數過雖稍紕繆務尋繹其用意之所在因而曲成之故一時及門多達材弟子配劉淑人早歿奉常君觀宣暨弟觀賓齒皆稚先生撫育教誨職兼嚴慈督課具有程式學旣成益期以遠大每言大學知所先後一語當終身誦以立身以持家以服政皆可免叢脞憂道光丙辰奉常君館選先生貽書

敦勉首以謹通貧爲戒甚欲自節脩資以濟不逮謂廉爲吾人之常分然亦宜有以豫養之也及移諫垣則勛以一言建白務有裨國計民生勿搏擊樹威勿躁妄沽直旣而歷通參晉奉常視學西江先生就養至署請隨棚弗許惟勉以盡心校閱去僞存眞毋徇私毋任性毋疎縱左右毋士苴士子奉常君所至謹於其職江右人文爲之振起皆先生教也又自節署寄示諸孫之在籍者言人情由儉入奢易由華返樸難尙書服美之戒讀之足爲悚然又論語言貧無怨難富無驕易朱子謂人當勉其難不可忽其易此聖賢看透世情語總之此心

不可放肆果無放肆之心自無放肆之事汝曹謹佩此言勿負先人敬慎名堂之意嗚呼先生一身學識精到雖不獲舉而措之而有所施於時有所垂於後如此先生曾祖諱康保康熙己未進士以內閣中書分校丁卯順天鄉試典癸酉山西鄉試同知浙江台州府事祀名宦祖諱準康熙己卯順天副榜貢生由教習令廣東龍川縣有直聲父諱蜚附貢生勉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以學行著又乾隆丁巳進士知山東魚臺縣事諱原大則先生世父也先生貌古衷夷衣冠簡樸無貴盛氣習與人處輸瀉心腹不知人世機械爲何事與人遊者

久而益親里黨間富貴貧賤待之如一寬和樂易人人盡得其歡論者謂士大夫謙卑巽順不以名位驕人稍知檢束者類能之若體性自然不涉勉強使人習而安之雖先生有莫自知其然者性尤縝密黎明卽起整潔內外一几一硯位置必宜寸楮尺絲纖屑無棄年逾七秩神明不衰仰之者如景星慶雲望而知其瑞也先生少與仲兄並著文名一豪宕不羈一恂篤自好皆以明經終先生之學昌於其子仲兄歿且無孫先生以其次孫後之先生伯兄諱敬全仲兄諱仁全奉常君官御史時皆勉贈如其官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先生示

疾江西節署遺囑宗祠族譜未盡事宜及喪禮不用浮屠科術比終神采凝然得壽七十有八歸喪於家越二
年安厝城北蔡家橋南祖塋之側暨劉淑人合葬奉常
君念有以文其下窆之石而不欲以載浮辭也寓書京
邸見屬不獲辭自維謏陋言不足以重先生其平昔景
仰私謂有得於先生者豈遂足以測識先生第就所及
見爲先生質言之先生學養冲粹內足於己不區區撫
摩而祥靄呈露不沾沾矜飾而立意皎然其趨尙簡樸
而畦畛消融其辨析精微而涵容賅博其經濟無可著
聞而風俗之厚薄人材之升降吏治之隆污皆有以切

究其本原而謹持其要領紛茲內美叢於厥躬先生未嘗自有也生名賢輩出之鄉上下數百年以講學鳴以詩古文辭顯以行誼政績著述稱者項背相望先生俯仰其間不欲以一長自競然不嚴而道自尊不煩而教自入其流風餘韻足以振羽儀而立頑懦則先生有餘裕焉其所積者厚故挹之而彌盈其所處者安故無入而不自得學問之氣充溢於中隨在有所裨益若此而矜式其鄉里庇賴其子孫舉無以越此矣謹書之以覆於奉常君庶幾勒之貞珉用昭風示兼以誌嚮往之有自也云爾

陳彝朱母田太夫人墓誌銘

彝出自寶應朱氏數侍母俱東獲事從舅小亭先生癸丑之難彝兄弟奉母出走從舅爲謀棲託尤力庶母沈生女弟一而沒我母撫之以妻從舅之長子今翰林院編修百遂每歸甯未嘗不稱君舅君姑與田夫太人之賢也今年春正月編脩以太夫人之喪告竝請銘其幽於是舅氏妗氏皆考終而吾女弟逝世且十八年感念存沒其可以不文辭初從舅滂仁曠義而艱於子妃喬太夫人明淑而惠能逮其下故太夫人以歸年甫十有八也生編脩若其弟三人其事從舅與喬太夫人也洞

洞屬屬模範儀典疾未嘗一日遺其養沒未嘗一日遺其哀其持家教子婦也一率喬太夫人之舊未嘗怠而撫喬太夫人所生女劉也如所生而竺焉未嘗有久暫疏數然也從舅故甲族編修又有聞於朝書上攷矣而太夫人以禮自繩檢不侈不踰糗飯藜羹嗜之若固有疏布之衣或至再浣編修彊以新者進輒積而藏之不御也然烹施與族鄙之貧無以自存與吉凶不周於禮者皆量已而卹之下至飢之糜粥寒之纊疾之藥物惟太夫人是施施且數十年編修幼好學太夫人又淬厲之使顯壹以成其業既通籍謙下勤慎之訓在側則數言不在側則數書凡勉之克己盡職振先緒而已不及其私也祿養方長而風木不待編修述之有餘哀焉太夫人生嘉慶甲戌七月二十三日卒光緒丁亥十二月十二日年七十有四子四人長卽編修次百遵百通百遵女一人徐樹萬其壻也孫八人曾孫一人葬未有期而編修敦彝文迫迺先次而歸之其日與地則編修志而納之隧中此不具書銘曰四行閑師女師一物我閔厥施有子材母所基銘系之無媿辭

潘祖蔭地封中憲大夫布政司理問劉公鹿泉墓誌

江淮間多敦厚純固之士寶應劉氏尤以經學顯歲在

丙戌佛卿農部來見詢其家世知能承其學者又得聞其大母賢行益心敬之次年佛卿迎養因獲交於靜岳封翁純孝人也余察其積累深厚乃歎向之知劉氏不盡也止一歲封翁以思鄉歸佛卿留京供職今年畿輔大雨爲災余適兼尹順天與同官商振招佛卿俱東安災最重遂舉而屬之佛卿親履農畝能人所難事竣來告而色愀然若有憂者余問故乃云有胞叔鹿泉之喪叔與父少孤賴大母教以底於成父居侍叔出謀食父與叔相依爲命今叔已矣若吾父何余始知有鹿泉益歎向之知劉氏不盡也佛卿言母病當歸叔葬期近思

一言誌諸石以傳叔行余辱交佛卿知而不言可乎案狀鹿泉名光諧原名源清父廷器母氏胡鹿泉生四年父歿母胡勵節撫孤導之以義方鹿泉兄弟事母以孝聞鹿泉出就館歲入必奉母不敢自私每遠游問安之書不絕於道家居則出告反面不以長而弛丙午母病篤與兄刲股進病卽減始終不言戊辰冬客蘇州忽得噩夢晨起卽買舟歸母適病翌夏竟棄養人咸以爲孝感居恆守母訓不忘就山東潘學使斯濂幕有干以金者曰義不苟取吾母訓也就東藩幕殫盡心力曰爲謀而忠亦吾母訓也他多類是母歿與人談輒淚下其至

性非恆人所能及事兄以悌少時朝夕不相離善則歸
兄人美其文則曰此吾兄之教也出嗣從叔佳器猶與
兄同居其後子姪衆多乃遷他宅然恆以爲恨日晨必
來省兄蓋不忍一日疏視兄子如子教誨佛卿尤至少
好學從邑長者游學無不通顧厄於命不得志於有司
南北闡公車十上輒報罷游山左久乃就微官東藩李
君元華雅重之一權德州吏目旋以足疾辭會張閩齋
中丞移節山左君以事投以書中丞遽令襄校書局事
不預衙參人以爲異自以年老志未竟間爲文詩辭達
其意子姪哀集之成猗猗閣全集又著同韻便覽均藏

於家其孝其才若此宜若天有以報乃既不與一第又
中歲喪耦繼喪長子壬森壬森事君孝君疾居東壬森
徒步行千里往視得咯血疾竟以是亡海陵陳硯薊贈
以詩大興劉文瀾爲繪尋親圖君以是益怏怏近年長
女幼孫相繼亡情之所鍾不能無傷行役久素多病後
得足疾以醫稍愈今夏復發亦痊而神志索然一日集
家人言曰頃吾母來命同行殆將死吾得侍母於九原
何幸如之特不及與兄別爲憾耳言訖瞑目端坐而逝
神采煥然實光緒庚寅九月初三日也是時靜菡適署
邳州學正聞病信歸已不能握訣哭之慟兄弟友于之

愛蓋老而彌篤焉佛卿曰叔未卒時作書寄京勗勉過於往日道平生處世狀歉然不自足若預知將死者君天性過人鄉里無違言是宜異於常人矣君官吏目布政司理問授儒林郎以佛卿官封中憲大夫初娶張生子二長壬森旌孝子次翔雲有幹材以府經歷需次山左再娶丁生女二翔雲子二長啟安能讀書幼啟字殤祖蔭不文不足以傳君然更事久閱人多大率遠務世情若篤厚如君者良鮮且少孤宦游乃不爲習俗所染設令見諸措施移孝作忠必有益於當世惜乎其遽終也劉氏自明以來世有達人如君孝稱其家矣卒年六十葬寶應城北魯家莊佛卿事叔甚謹其益勉思所以克慰者毋徒以文張叔也